

現代豫劇

朝陽溝

楊蘭春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鄭州

人物：

銀 环——十八九岁，到山区参加劳动的中学毕业生。

流氓学生——与銀环同时毕业的学生，父亲是个资产阶级右派。

拴 保——二十岁的青年，銀环的未婚夫，也是同时毕业的同学。

拴保娘——四十多岁，忠厚善良的老大娘。

巧 真——十五岁，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拴保的妹妹。

拴保爹——五十多岁，拴保的父亲。

銀环娘——四十多岁，銀环的妈妈，有点落后。

支 书——四十岁，很热情，很老练。

二大娘——四五十岁，心直口快，但很热情。

全 有——青年社員。

全有嫂

灵 歌——年輕姑娘。

滿 仓——青年社員。

秀 枝——女社員。

社員甲、乙、丙。

第 一 場

時間：春暖花开的时候。

地点：公園一角。

布景：台中間，一个花池，盛开着五顏六色的花朵。台右一根路灯杆，上面三个白色圓球形路灯。台左靠花池有一張二人的小連椅。

〔开幕时远处傳來隱隱約約的敲鑼打鼓聲，不是向党送決心書，就是慶祝某項建設工程勝利完成。隨之樂隊奏起煩悶的開幕曲，顯然和剛敲過的鑼鼓氣氛不調和。銀環，扎着兩條大辮子，背着書包，手拿一本戲劇報，無精打采地走上，她往右台下看了一眼，坐到連椅上，翻了兩頁書，看不下去，看了看手表，站起來，靠着路燈杆。

銀環：（唱慢板）杏花謝，桃花開，白里透紅，

冰雪消，百草生，楊柳發青。

蝴蝶兒隨風舞飛過頭頂，（鐘聲響）

從南關又傳來放學的鐘聲。

冬天過春天來日月長在，

白天思夜里想難下決心。（改流水）

李桂蘭到農村參加勞動，

張蓮英她來信回到農村，

同學們都來信把我批評，

都說我年輕輕虛度光明。

我有心到婆家參加勞動，

我的娘她罵我太丟人。（改連板）

我說的輕了她不答理，

我說的重了她罵的更凶；

她張口罵我不孝順，

閉口罵我糊塗虫。

一晚上沒有關電燈，

腳踩門台罵到天明，

她整整罵了我七點鐘。

（以下轉兩句飛板）

我左等、右等，不見人影，

难道說我写的信，他没有看清，

〔唱完，放下书包，坐在椅子上又看书。〕

〔流氓学生上。他身背书包，半洋不土的打扮，头梳的象狗舔了似的。他象狗找食似地快步躲到路灯杆后，向銀环投了一封开口信，扭头就跑下。銀环拾起一看，上写自己的名子，撕了个粉碎。〕

銀环：（唱紧二八）人要臉来树要皮，

你少皮沒臉是个啥东西；

屎壳郎聞不見自己臭，

三番五次把我追；

你想叫我爱上你，

除非是生鉄化成灰。

（唱完，怒气冲冲地背起书包向左台口走去）

〔拴保虽然是个学生，但已經实地参加过劳动，除了打扮上还看出是学生外，气质已和农村青年一样。他手里拿着和銀环的“合照”，一上场見銀环不在，左右一看，坐到椅子上，又站起喊了一声“銀环！”又气又急。〕

拴保：（唱飞板）王銀环你太不該，

酒烂的木头难成材；

我一天接你两封信，

三番五次催我来，

我来找你你不在，

你不該叫我空跑来。

（扭头就走，銀环上）

銀环：拴保！

拴保：哎呀，你要迟叫我一秒钟，我就走啦。給！一来我就把相片取出来了。你看！

銀 环：（接过相片）你接到信啦？

拴 保：不接到信，大忙天能来，你娘“批准”了没有？

銀 环：（坐下不語）

拴 保：你到底去不去？

銀 环：……

拴 保：說呀！

銀 环：（哭，用手絹擦泪）……

拴 保：要去咱就走，不去就拉倒，你哭啥？

銀 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鉄咀片也快磨薄了；俺娘思想不通，能光怪我？

拴 保：噢！你娘一个“不”字，你就在家閑住几个月，党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大跃进，你就連一个字也沒有記住？

銀 环：呀！你才劳动几天，說話就恁气粗，当初叫你回家生产，还不是和我一样怕你爹娘說你丟人？

拴 保：我总算斗争胜利啦，你呢？

銀 环：我就不能斗争胜利啦？

拴 保：你什么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呢？

銀 环：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拴 保：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銀 环：还没有結婚你就这样教訓人，要是結了婚，你能喝口凉水把我咽肚里；

拴 保：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

銀 环：不知道；

拴 保：銀环：（銀环閃开拴保）

銀 环：少理我。（从椅子前轉到椅子后，又坐下）

〔拴保轉圈跟着銀环。〕

拴 保：（唱二八）自从你写信要回家乡，

每日里忙坏了俺的爹娘。
俺的爹一听說你回家去，
他給你修蓋了两間瓦房，
俺的娘听說你要回家去，
她給你做了身新衣裳，
妹妹一听說你回去，
一天三遍為你忙，
給你做条新被子，
怕你回去嫌家髒。（紧）
你早上不来等上午，
上午不来等后晌，
今天等来明天盼，（用念板形式）
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那知道你的心比那冰棍还凉！（最后一句拖腔）

銀 环：（唱）我是左也难来右也难，
为这事愁的我整夜失眠。
当学生去种地成千上万，
誰愿意，住到家游手好閑！
我本想跟你回家去，
俺的娘她与我打麻纏。
我今天等来明天盼，
一天一天都过完，
年青青在家中呆到那一年！

拴 保：那你娘一辈子不答应，你就在家住一辈子，

銀 环：（放声大哭）

拴 保：看，又来了不是！嬌气、暮气算在你身上占全啦。自己到底有决心沒有？

銀 环：沒有决心为啥一次一次給你去信？

拴 保：去信还不是光打雷不下雨。你真有决心，今天馬上就走！

銀 环：那俺娘要挡住了呢？

拴 保：（想了一下）干脆，給她来个先斬后奏：到家以后再給她来信，反正一碗水潑到地下，她想收也收不起来。

銀 环：那她擡到家咋办？

拴 保：擡到家再說，挪一步，总比站着强吧？

銀 环：……

拴 保：怎么样？

銀 环：（内心斗争片刻，往起一站）走就走！早晚也少不了这一回。（二人同走到台中間，銀环又站住）我看还是給俺娘商量商量好。

拴 保：商量？再商量第二个五年計劃就完成啦！要商量你去商量吧，这个洋工我是一天也不磨啦！

〔停頓。

銀 环：走就走，反正打破头不怕扇子搨了！

〔二人同去，銀环又停。

拴 保：怎么啦？又起变化啦？

銀 环：誰变化啦？你听人家給你說么！

（唱）叫拴保不要走，我有話說：

这一回去您家不比上学，

要見你娘，見你爹，嬌子大娘来看我，

人地兩生說什么？

沒过門的媳妇，怎見公婆！

拴 保：哈，哈……自古道：丑媳妇总要見公婆。早晚也得見吧？

銀 环：那多不好意思呀！

拴保：这就难办了。也不能因为你去就把俺爹娘用布包起来锁到柜子里呀！

銀环：誰知道才开始見面是啥味呢？

拴保：我倒有个办法，就怕你不同意。

銀环：你說吧！

拴保：你要能同意，也省得你害羞害臊……

銀环：你說呀！

拴保：結婚。

銀环：你就沒忘这一招。

拴保：看看，我就知道你不同意。

銀环：哼，这就是你的好主意：一天劳动不参加，先从这上来个大跃进。

拴保：那你說吧，只用一个字：“去”，“不”。

銀环：我想，多少学生都下乡啦，俺娘迟早也会同意我去。

拴保：迟早？現在农村为了大跃进，連吃奶的勁都使上啦，你就站住打个噴嚏也怕耽誤時間呀！

銀环：再怎么說，还在乎这几天？

拴保：都象你这样，大跃进就变成大慢进啦！（見銀环在犹豫）走吧！（帮她拿起书包走）

銀环：（跟着走了几步，又停住）拴保，我还想……

拴保：你，你想啥？

銀环：听说豫剧院还招生呢，我想去考考試試。

拴保：噢！說了半天你还是不想参加农业呀？

銀环：那万一考上了……

拴保：人家剧团的老师有的都下放啦！我是看透你啦，你是一个主意——不想参加农业。好，把我的相片还給我吧！

銀环：又不是光照的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呢。

拴保：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銀环：你敢！

拴保：你看我敢不敢！（拴保就去书包里拿，銀环拦没拦住，拴保从相片套里取出相片装到身上，把相片套撕个粉碎）

銀环：你撕吧！你撕吧！（气的坐在椅子上放声大哭。）

拴保：（扭头就走，又轉回头来）好，跟你娘守着那个紙烟摊，你坐着吃一辈子吧！（下）

銀环：（唱飞板）为下乡急的我愁眉不展，
想不到他今天这样的野蛮！（轉二八）

俺俩个在学校整整三年，

到現在从未有离开一天，

我要是头痛脑热有了病，

他帮我打飯把菜端，

物理功課我学不好，

他一字一句对我談，

接过五封求婚信，

从头到尾給他看完，

我一成不变爱上他，

誰知道好心变成了驴心肝。

〔拴保手拿相片又上，走到銀环跟前，坐到椅子上。〕

銀环哭的更厉害。

拴保：你又哭啦？

銀环：我还笑咧！

拴保：我只問你一句話：咱俩个的事还算不算？

銀环：說不定！

拴保：一句話：你要去，我欢迎，你要不去，咱各奔前程。

銀环：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也不是光为了你

才去！

拴保：好，但愿如此。去也在你，不去也在你，我再等你一个月。

銀环：要是一个月去不了呢？

拴保：那咱老虎、金錢豹，各归各路道。

銀环：人的思想变化連自己也掌握不了，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說不定今天会眉瞪眼翻。

拴保：你是說我哩不是？

銀环：不吃辣椒心不发燒，你何必心虛呢？

拴保：你要知道，你不去把俺娘快急死啦！

銀环：你要明白，我要去快把俺娘气死啦！

拴保：你要知道，俺娘和你娘不一样呀！

銀环：咋？我就不是娘生爹养的？

拴保：（唱）你娘愁俺娘也愁，

两个娘愁的不相投；

俺娘爱你是实意，

你的娘疼你用計謀；

你的娘爱的有錢戶，

大把票子順手流；

俺的娘盼你回家去，

劳动生产起带头。

两条路你愿从那条走？

你要是不愿意，我不强求。

〔拴保把相片往銀环身上一扔，下。銀环哭。流氓学

生手拿苹果上。

流氓学生：銀环，銀环，別哭啦！給，吃个苹果吧！

銀环：（抬头一看，怒火冲天）是你呀！

流氓学生：是我。可甜，先吃了再說。（銀环住起一站）

我給你的信看見了吧？

銀环：看見啦！你不要咀，不要臉，不要鼻子，不要眼，算个什么东西！

流氓学生：嘻嘻嘻，你的小姐怎么恁巧呢？罵人都編成順口溜啦！越罵越好听，罵我两句也好受。再罵几句我听听，再罵两句。（銀环猛一轉身，眼盯住他）怎么，想打人？打是亲罵是爱，有錢难买女人打。給，打吧！（把脖子伸向銀环）

銀环：別还想着你爹是个政协委员，現在也是个老右派。

流氓学生：我爹是个右派，我又不是右派。

銀环：你将来也是个劳改对象。

流氓学生：看你把我說成“朽木不可雕也”啦。来，接个吻！

銀环：呸！（下）

流氓学生：（掏出小鏡子擦擦臉上的吐沫）哼！（咬了一口苹果，下）

——落 幕

第 二 場

時間：下午。

地点：拴保家。

布景：一張床，有被子。一張桌子，桌子抽屜下有个小櫃子，帶有兩扇門，里边放着茶壺茶碗，暖水瓶，和一个罐子。另有兩個凳子。

〔開幕。音樂起，拴保娘拿着新被子走上，往床上一

扔，又拿起看看，又气又急。

趁保娘：（唱二八）看見了新被子实在难过，

罵一声亲家母你个老妖婆。

我的儿你的女把亲訂过，

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让她来见我，

俺家里也不是閻王殿，

也沒有安着宰人鍋。

你不来俺家我也不恼，（改流水）

不該說俺是“老山窩”。

深山野沟自古常有，

俺的个子也不比你长的矮。（过門）

自从俺轉入高級社，

一不愁吃来二不愁喝。

千年的荒山栽成树，

万年的旱地流清河。（改連板）

吃不愁，穿不缺，

粮食一年比一年多。

你說俺山高路又远，

俺計劃明年就通汽車。

只要是俺的儿子好好劳动，

想找个媳妇也不难說。

俺离了你閨女也能活，

我看你老臉往那搁：（过門）

昨夜晚我老婆做了一个好梦，

夢見了媳妇前来看我，

未进門，笑呵呵，先叫娘，后叫爹，

說話和气又利索，

帮我做飯又刷鍋，
高興的我心里沒法說。（過門）
猛醒來，聽見了雞叫三遍，
一晚上兩只眼再也沒合。

二大娘：（上）巧真娘，你在家裏，

拴保娘：他大娘，你坐下吧。

二大娘：巧真娘，你別生氣啦；你就是氣死，人家諺不來還是不來。

拴保娘：我不生氣，俺离了她閨女還能尋不上个媳婦。

二大娘：咱這乡下人，就別打算跟城里人結親。你知道，去年俺老三來信說：在城里說下媳婦啦，過年回來結親。慌的我又修房子、又刷牆，又買舖蓋、又搭床，鬧了半天人家還不是又找婆家啦！

拴保娘：我看哪，她娘是想指她閨女發財咧！

二大娘：這也不能光怨她娘，還是怨她自己沒有正主意，要是她自己有主意，現在的社會，她娘想攔也攔不住。城里的學生呀，你算摸不透她的脾氣。要是叫她來咱這兒游山逛景，他看見這兒說好的了不得，看見那兒說美極啦！拾个石頭蛋兒也裝起來，見个黃蒿葉也夾到本子里，又說這個可以作紀念，那個可以送朋友；要真叫他在这兒常住，又嫌山高啦、路遠啦，這兒髒啦、那兒臭啦，各地方都成了毛病啦！

拴保娘：咱那兒髒，那兒臭，你忘啦，前天城里來一群人，帶着干糧，扛着鳥槍，說來咱這兒打麻雀、捉老鼠，鬧騰了一夜，連个老鼠尾巴也沒有捉住，他不知道咱早就成了四无乡啦；反正我死了這份心啦！她要真不願意，就是來了也留不住。

二大娘：那……把俺的暖水瓶我拿走吧；

拴保娘：我就說給你送去呢。（开柜子）

二大娘：呀！你这不是藏了瓷器店了！

拴保娘：不是为迎接媳妇预备的吗；本来俺也有一个。我怕人家城里人好喝水，又借了你一个。唉！给她燙了一罐子鸡蛋，也放坏啦！

二大娘：（接过暖瓶）别生气啦！我走啦。（下。钟声响）

拴保娘：（唱）猛听得响起了三遍钟声，

他的爹在地里就要歇工。

我只顾生闷气忘了做饭，

我赶快和面去把馍蒸。（下）

〔巧真上气不接下气跑上。〕

巧真：娘，娘，娘娘娘！（进屋把娘拉出来）

拴保娘：你給我叫魂呀？

巧真：娘，俺嫂子来了！

拴保娘：誰信你的；你少給我說寬心話！

巧真：娘，这回可是真的，还带的介紹信、戶口証，到合作社去啦。

拴保娘：你当我还信你呐；你哄我可不是一回两回啦！

巧真：娘，說真的就是真的。你快把家收拾一下吧！

拴保娘：你看你装的象真的一样！

巧真：快吧，再迟就来不及啦！

拴保娘：去你的吧，我没有那当婆婆的命。（下）

巧真：娘，你快收拾收拾，我去接俺嫂子了。（跑下）

〔拴保爹往家跑，巧真往外跑和爹撞了个满怀，巧真二话没说跑下。〕

拴保爹：拴保娘！快，快，快收拾家，这回可是真来啦！

拴保娘：真的？我当巧真又哄我呢。这妮子也不给我说清楚……

〔老两口慌忙擦桌抹椅，扫床整铺，把桌柜里放的东西——茶壶、茶碗、暖水瓶都摆在桌上。拴保提着包袱和银环、巧真上。〕

巧真：（指娘给银环介绍）这就是咱娘。

银环：你就是……

拴保娘：我就是拴保娘。

巧真：（指爹）这就是咱爹。

拴保爹：知道了就算……

拴保娘：坐坐坐，快坐！（又怕两只面手碰到银环身上）巧真，快去倒水；（巧真拿暖水瓶下）把咱那糖放上！

巧真：知道啦。

拴保娘：拴保，快去把你二大娘家的暖水瓶借来。

拴保：娘，咱家不是有一个吗，还借人家的干啥？

拴保娘：叫你去，你就去呗。

拴保：自己人，客气啥。

拴保娘：不要多阻，快去！（推拴保）

拴保：好好好，去去去。（下）

银环：娘，你好吧？

拴保娘：好好，我一年难生一回气，干部们都說我是啥？噢……是……对啦，是乐观主义。

银环：爹，你好吧？

拴保爹：乡下人可结实，成年论辈子也不害个病。

银环：娘，听拴保說，你生气啦？

拴保娘：没有没有，哪生气啦，不过有时候也不断念叨你。

银环：娘，去年年景好？

拴保娘：好，好，可是好。

(唱)我的儿你别操心，]

咱这儿每年是好收成。

棉花白，白生生，

萝卜青，青凌凌，

麦子个个饱盈盈，

白菜长的顶顶，

西瓜个个圆滚滚，

红薯长的象个油筒。

你妹妹长年能劳动，

你爹爹生来就勤谨。(拖腔过门)

全家人连你整五口那个整五口，

吃不缺穿不愁，

样样都顺心。

银 环：(唱)我是城里长，城里生，

十九年从未进过农村。

五谷杂粮难分辨，

麦苗蔬菜认不清，

犁耨锄耙拿不动，

我的爹呀，我的娘呀，

还得叫您二老为儿多操心。

拴保娘：庄稼活没啥学，只要肯下力，一学就会。

拴保爹：庄稼活没啥学，人家咋着咱咋着嘛，时间长了就会啦。

拴保娘：(低声)巧真，快去你五奶奶家借几个鸡蛋来。

巧 真：咱家不是有么？

拴保娘：你不知道全坏完啦！

巧 真：噢！(想起给嫂子准备的一罐鸡蛋都坏了，笑下)

拴保爹：好，你坐吧，我还到地里去。（准备走）

拴保娘：拴保爹，你等等。（说罢就进屋取瓶子。场上丢下银环和爹，两个人不敢照面，又想看，又不敢看。拴保娘拿油瓶上）给，带上油瓶，回来从合作社打点酱油回来。（爹下）

银环：（探问这里的情况）娘，咱这儿还有卖酱油的嘞？

拴保娘：有，有。现在可不比从前啦，要在解放前，你别说吃酱油，就是配个单方，跑三里五村也找不来。现在别说吃的东西，就是京广杂货，也是样样俱全，就是您城里人用的东西，也是件件不缺，象那笔记本、钢笔水、牙刷牙膏、洗脸盆，也样样都有，你就要一火车也现成。合作社的同志说话可和气，成天推着小车，一天说不定来门上转几圈呢！

银环：（进一步了解家里的生活情况）娘，是我来了你才买酱油的吧？

拴保娘：不，不。就是你不来俺也是三天两头吃。你歇歇吧，我给你做饭去。

银环：娘，我帮你烧锅吧。

拴保娘：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忙过来了。你跑了多远啦，累啦，你歇着吧。（下，扭回头看银环，银环也想看看初见面的婆婆，两个人都不好意思）

拴保娘：你喝水，你喝水。（又返回给银环倒上一碗水，临下场互相看了几眼，下）

〔银环到一个新地方，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看看床上的被子，打开柜子，看看家里的陈设……。坐下刚喝一口水，巧真急跑上。〕

巧真：娘，娘……（母上，巧真把母拉到一边）俺嫂子她娘追来了！

银环：……